



翩翩起舞

袁德君

## 我们酷爱抄诵沙白诗

安铁生

由于膝盖有磨损,要搬到有电梯的新居去住,于是整理书机时发现几册自己年轻时的手抄本,其中有两本是新诗集,而这里最重头的是,手抄的我们南通走出去的现代大家沙白的诗《大江东去》《递上一枚雨花石》等。

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,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名篇《活页文选》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、古今中外名著丰富多彩,一般都能借到或买到。可是新出版的畅销书,到了新华书店,多被大小图书馆优先购走。到了学校图书馆,也被老师优先借走。那时,我在南通市一中上高中,去图书馆咨询,回答是好书常常是橱还没放入,已转手多人,半年后能在架上露面就不错了。于是,我们设法找关系,如发现语文老师康真真处有了新书,就承诺保证一两天内必须少睡也要读完归还,否则下次不好再借。虽然挑灯夜读很是辛苦,有时还要抄录佳作名句,但心中十分快乐。当年市一中图书馆馆长戴尔华是我的表姐夫,为借到某本新书,我写下书名作者,一旦有人还来马上放在某处不上书架,有时能借到盼望已久的佳作。但有些人长期转手,或与新借者同时在图书馆交接,还是难借到的。

## 日出

徐织

黎明的霞光在我的眼前闪耀。那是日出的灿烂,在度过漫漫黑夜的那一刻,喷薄而出的惊天动地,我感到了阳光的巨大辐射,温暖遍全身。

在茫茫大海的船舷边,旅人们拿着照相机、手机,或挥舞美丽丝巾,向着无比耀眼的光源,抒发瞻仰与爱恋,初升的太阳火红的光耀铺洒在碧海,海水如绸缎波动着玫瑰金的色彩。

登上泰山顶峰,我的身体在寒夜战栗,我们等待黎明,眺望东方。等待的心在胸膛跳动,看那火红的太阳如此自信,它是跳出来的,跳出海面,顷刻间山水披上了霞光,人们欢呼,我的泪水滴在了泰山的绿茵。泰山观日出,是我青春最美的留影!

我曾扛着锄头走在田间,晨露

大诗人沙白60多年前就属于这类全国火爆的、爱好文学的青年们追捧的明星。他新作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上,不论是市图书馆还是校图书馆,都只订阅一份,早去了此期杂志未到,晚去了已被新的一期换下。出于对文学新诗的酷爱,我们想出了一个穷办法,用笔记本练习簿动手抄录。这是很费精力时间的,如沙白的长诗《递上一枚雨花石》,有220多行,没有半天时间实在录不下来。抄下这些激情澎湃的新诗还有个好处,可让自己深入理解反复练习朗诵。

记得那年我在南通人民公园(现博物苑),参加一个江苏省话剧团演员的交流活活动,几位南京的著名演员当场表演诗歌朗诵。我们市一中也出现了王伟峰等朗诵出色的同学,当然,学校也鼓励这种课外博览群书、宣传时代精神的形式。文友叶炳如是南通楹联学会副会长,他与我聊起昔日沙白的诗,说当年在市三中班上多名同学都熟知并能背诵。我们市一中亦是如此,如灯谜大家李民族、周松林、成修衡等,都是记性较好的,还能纠正同学背错的地方,特别是《水乡行》《江南人家》等短小名篇,差不多班上人人都会背,足见沙白诗歌脍炙人口、深入人心。

打湿双脚,棉田的未来是绿色向白茫茫的转变,农人的辛劳在春夏秋冬充满希望,就在那一刻,我看到田野尽头,太阳升起,仿佛没有时间的流逝,却总是定格在田野日出的时间,农人把汗水流在土地,阳光把未来写成丰收的金色。我的田野日出,是人生最平凡而美丽的记忆!

曾在沙漠旅行,驼铃传动着砂砾的低语:一路的疲惫是一串串骆驼的足印,我们默默注视线条美的画面,如同剪影,这是大自然与人类的互动,这剪影的背景渐渐光亮,那一刻,金色沙漠如同燃烧的热情,人们纷纷匍匐,驼铃声飘散,驼队渐远,我们躺在沙漠,太阳在我的身边。沙漠日出给了我灵魂的再生!

在太行山脉的纵深宿夜,我拉

沙白,原名李涛,出生于如皋白蒲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为何取名沙白?作家白万清《寂寞铸诗魂 心血凝华章》称:李涛“调往《萌芽》后,因上海作协有一专业诗人叫芦芒,和‘鲁氓’(那时他自己的笔名)读音相近,来访者常发生误会。当时,他正在读莎士比亚和李白的作品,于是就取名为莎白。广州座谈会上,周总理宣布摘掉知识分子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。于是,他去‘莎’字头上的帽子,从此,‘沙白’一名沿用至今。”

诗人王子和赞美道:沙到白时是纯色(2024年9月17日《南通日报》)。再据王子和:《沙白笔名的由来及其他》文,说沙白对“白”字是情有独钟的,其“三位子女的名字的尾字,都是一个白字”(2019年10月12日《南通日报》),足见其一生孜孜追寻诗仙李白风骨。我见过沙白几次,他清澈的眼睛、白皙的面孔、儒雅的神态一直不显老。生于1925年中秋的沙白今年虚年百岁,能登上这人生寿命的高峰,是身体比较健康,更是精神的矍铄。有好友发来近年沙白的照片,并告诉我他现在身体尚好,只是有听觉差等疾,还是那么气质高雅,风度不俗,大概是他长期情性安静、思绪奔放、吟诗写诗练就的吧。

开窗帘,山脉叠嶂,影影绰绰,阳光给山脉光的边线,山后的太阳四射的红线,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勇敢,那是八路军总部给祖国的希望,引燃一把把火炬,就在那一刻,太阳升起,我看到火红太阳照亮了东方,我听见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。太行观日出,给我无比的力量!

祖国,因为我与你同龄,在日出时刻,欢呼雀跃,歌唱我们的太阳,光芒万丈!



邮箱:wyhappy781@163.com  
电话:13862740669



## 秋风吹过秧池河

孙剑

当秋色在江海平原上均匀地铺展开来时,天空仿佛经过精心雕琢的滤镜润色,展现出三亚、斐济、马尔代夫那股深邃的湛蓝。秋风似一位灵动使者,悄然拂过秧池河。那丝丝凉意,如同一双神奇的手指,轻轻拨弄着秋日的弦语,奏响一曲清幽的散板。

秧池河旁的杨树林闪着绿色的光芒,散发着诱人气息。下班途中,我不由自主地踏入林间,去探寻那一抹宁静与诗意。遮天盖地扑动的叶子仿佛是时间的密语,与我轻声呼应。簌簌的原始气息如潺潺流水,在我心头缓缓荡漾开来。

秋阳温柔地洒落,地面上盘起闪烁不定的光线,那璀璨景象,仿佛是从名画中坠下的笔触和颜料,惊鸿一瞥,勾勒出梦幻般的景致。树叶在秋风轻抚下欢快舞动着,似在低吟着充满年代感的故事。恍惚间,我仿佛置身于俄罗斯的密林之中,美与神秘,在那些油画大师笔下被渲染得淋漓尽致,给画面带来生命的颤动。

林深之处,虽未见鹿影,却有萦于耳畔的声声鸟鸣,恰如清水洗过的粒粒珠玉,正弹跳欢唱,是古筝《秋思曲》里的“线状”,衬出这片静谧的世界,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

林子外,秧池河静静地流淌着,河面就像一面巨大的水彩,收纳了两岸所有。岸边的白色小野菊一丛丛探出头来,小朵的黄花也不甘示弱。田里的扁豆花开了,卷曲着的花瓣儿就像家纺图案上的蝴蝶边。棚架底下沉甸甸的,月牙一样的深紫色扁豆悄悄藏着。不远处,遮阳伞下的农人们正在采摘毛豆,这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瞒着大人野外煮毛豆的往事。我们用红砖叠成一个土灶,从小伙伴家里取锅,放入毛豆,注适量河水,大火煮开,最后撒一把盐,香味隔着锅盖冒了出来。最后因为玩火自然挨了大人揍,但这毛豆仿佛是童年秋天里最美的食物。

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巴比松画派和枫丹白露森林。那些画家们在森林中支起画架,以色彩和线条为语言,捕捉着每一个瞬间的光影变化,将大自然的魅力永远地定格在画布之上。我没有大师们的卓越才华,但在脑海里描摹了一遍又一遍。

薄暮将至,眼前的林子渐渐露出苍茫气。

秧池河水涟漪密集如金鳞般向黄昏游动,风大了些,杨树林沙沙作响,仿佛在与秋风呼应。过秧池河路,往北,穿过那个叫作湾洪头的地方再往东,就是我的村庄了。我轻轻闭上眼睛,静静聆听着风声,在这一刻,时间仿佛是偷来的,完全属于自己。宁静与慰藉皆在大自然的秋风中,让我沉醉不知归路。